

# 报任安书

司马迁

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

太史公、迁父谈也。走、犹仆也。言已为太史公掌牛马之仆、自谦之辞也。

再拜言、少卿

任安字。

足下、曩者辱

赐书、教以慎于接物、推贤进士为务。

任安既被刑之后、为中书令、尊宠任职、故任安责以推贤进士。○二句任安来书。

意气勤勤

恳恳、若望仆不相师、而用流俗人之言、

望、怨也。○二句任安书中意。

仆非敢如此也。

一句辨过、下更详辨。

虽罢、弩、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。顾自以为身残处秽、

残、被刑。秽、恶名。

动而见

尤、欲益反损、是以独抑郁而谁与语。

言无知心之人、谁可告语。起下文。

谚曰、谁为

去声、为之、

孰令

平声、

听之。

言无知己者、设欲为善、当

为谁为之、复欲谁听之。

盖钟子期死、伯牙终身不复鼓琴。

吕氏春秋曰、伯牙鼓琴、意在泰山、钟子

期曰、善哉巍巍若泰山、俄而志在流水、子期曰、善哉汤汤乎若流水。子期死、伯牙破琴绝弦、终身不复鼓琴、以为世无赏音者。

何则、士为知己者用、女为说己者容。

若仆大质已亏缺矣、

大质、身也。

虽才怀随和、

随侯珠、和氏璧。

行若由夷、

许由、伯夷。

终不可以为

荣、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。

点、辱也。○一段先作如许曲折、渐引入情。

书辞宜答、会东从上来、

从武帝还。又

迫贱事、卑贱之事。相见日浅、少卿相见时近。卒卒猝、无须臾之间、得竭志意。卒卒促遽貌。间、

苦烦务也。

不答之。今少卿抱不测之罪、涉旬月、迫季冬、安为戾太子事囚狱、更旬月后、便当就刑。季冬、刑日也。

少卿相见隙也。○说前所以

上雍、薄、迫也。又迫从天子将祭祀于雍。恐卒然不可为讳、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满、以晓

左右、也。则长逝者魂魄、私恨无穷、谓任安恨不见报。云不可为讳。○请略陈固陋、说今所以答之故。

久不报、前不即答。幸勿为过。一段又作如许曲折、看他一片心事、更无处明。而欲明向将死之友、可以想见故人交情。○请略陈固陋、今乃阙然

符也、爱施者、仁之端也、取予者、义之表也、耻辱者、勇之决也、立名者、行之极也、士有此五者、然后可以托于世、而列于君子之林矣。特标五者、言有此始得列于士林、见己之无复有此、以起下意。

故祸莫憎同惨、于欲利、须利赎罪、而家贫、最憎也。悲莫痛于伤心、尽心事君、而见

诬、最痛也。行莫丑于辱先、辱先人之职业、行莫丑焉。诟构、莫大于宫刑。陷割势之极刑、耻莫大焉。诟、耻也。宫、腐刑也。男子割势、女子幽闭、次死之刑。○紧承四五者相反。刑余之人、无所比数、非一世也、所从来远矣。接上起下。昔卫灵公与

句、正与上五者相反。刑余之人、无所比数、非一世也、所从来远矣。接上起下。昔卫灵公与

雍渠同载、孔子适陈、孔子居卫、灵公与夫人同车、令  
宦者雍渠参乘、孔子去卫适陈。商鞅因景监见、赵良寒心、

赵良说商君  
曰、今君之见

秦王也、因嬖人景监以为主、非所  
以为名也。寒心、惧其祸必至。同子参乘、袁丝变色、同子、武帝朝宦官赵谈也。与迁父同名、故讳曰同子。袁盎  
字丝。赵谈参乘、袁盎伏车前曰、陛下奈何与刀锯余同载。

自古而耻之。

应所从  
来远。

夫中材之人、事有关于宦竖、莫不伤气、而况于慷慨

之士乎。

言士羞与宦  
竖为伍。

如今朝廷虽乏人、奈何令刀锯之余、荐天下之豪俊哉。

以上叙己亏体辱亲、不足荐  
士。答任安书中推贤进士语。

仆赖先人绪业、绪、余  
也。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、所以自

惟、上之不能纳忠效信、有奇策材力之誉、自结明主、不能  
一。次之又不能

拾遗补阙、招贤进能、显岩穴之士、不能  
二。外之不能备行伍、攻城野战、

有斩将搴

牵、  
四。能

旗之功、搴、拔取也。  
○不能三。

下之不能积日累劳、取尊官厚禄、以为宗

族交游光宠、

不能

四者无一、遂苟合取容、无所短长之效、可见于此矣。

以上叙己平日不能致功名。  
引咎自责、文势雄拔。

向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、

厕、间也。太史令千  
石、故比下大夫。

陪奉外廷末议、

外廷、朝  
堂也。

不以此时引纲维、尽思虑、如恨如悔、胸中郁勃不堪之况、尽情倾露。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、在

闕塔、葺戎上之中、闕葺、猥乃欲仰首伸眉、论列是非、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。

此段申言不足荐士、再答安意。嗟乎嗟乎、如仆尚何言哉、尚何言哉。加一笔、更悲惋。

且事本末未

易明也。以下叙己所以被祸之由。此一句管到受辱著书、且与下文未易一二为俗人言难为俗人言相呼应。仆少负不羈之才、负、犹无也。不羈、言才质高远、不可羈系也。长无

乡曲之誉、主上幸以先人之故、使得奏薄伎、出入周卫之中。言袭先人太史旧职、周卫、宿卫周密也。

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、头戴盆则不得望天、望天则不得戴盆、事不可兼施、言己方一心于史职、不暇修人事也。故绝宾客之知、亡室家

之业、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、务一心营职、以求亲媚于主上、初意本如此。而

事乃有大谬不然者。捷转。夫仆与李陵、俱居门下、同为侍中。素非能相善也、趋

舍异路、未尝衔杯酒、接殷勤之余欢。先明与陵无旧好。然仆观其为人、自守奇士、

自守奇节之士。事亲孝、与士信、临财廉、取与义、分别有让、恭俭下人、常思

奋不顾身、以殉国家之急、以身从事曰殉。其素所蓄积也、仆以为有国士之风。

次明于陵有独赏。

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、赴公家之难、斯已奇矣。一振。今举事一不

当、而全躯保妻子之臣、随而媒同酶、糵、曲蘖也。其短、媒酒醇也。蘖、曲也。谓酿成其祸也。仆诚私心痛之。

一落。此下言李陵之胜败、曲折周悉。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、深践戎马之地、足历王庭、垂饵

虎口、横挑强胡、仰亿万之师、与单蝉、于连战十有余日、所杀过当、匈奴军士少、杀匈奴倍多、故曰过当。

虏救死扶伤不给、旃同毡、裘之君长咸震怖、旗裘、匈奴所服。乃悉征其左右贤王、

左贤王、右贤王、并匈奴侯王之号。举引弓之人、一国共攻而围之、转斗千里、矢尽道穷、救兵

不至、士卒死伤如积。恣、○积、露积也。然陵一呼劳去声、军、士无不<sup>一</sup>起、躬自流涕、

沫诲、血饮泣、血沾而曰沫。更张空弩、宦、○弩、弩弓也。陵时矢尽、故张空弓。冒白刃、北向争死敌者。一段极力描写。

陵未没时、使有来报、陵麾下骑陈布乐、报陵战克捷。汉公卿王侯、皆奉觞上寿。故意写出公卿王侯丑状。

后

数日、陵败书闻、主上为之食不甘味、听朝不怡、大臣忧惧、不知所

出。故意写出。○已仆窃不自料其卑贱、见主上惨怆怛悼、诚欲效其款款之愚。

上详叙李陵。

款款、忠实貌。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、味之甘者自绝、食之少者分之。○上素所蓄积句、与此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句、两素字遥关。能得人之

死力、虽古之名将、不能过也、身虽陷败、败降匈奴彼观其意、彼观、犹且欲得

其当而报于汉、欲立功于匈奴以当罪、乃所以报汉也。事已无可奈何、事既无可如何、计不得不岀此。○此句正推原陵意、妙。其所摧败、

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。况其摧破匈奴之兵、已足以表白于天下矣。○此段以以为二字贯、是迁意中语。

适会召问、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、上段意中之旨。欲以广主上之意、对上惨怆怛悼。塞睚

未得其便。○对上媒蘖其短。未能尽明、明主不晓、以为仆沮贰师、而为李

陵游说、税遂下于理。初上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征匈奴、令陵为助。及陵与单于相值、而贰师无功、闻迁言、谓迁欲沮止贰师、以成李陵、而为其游说、遂下狱。理、治狱官。拳拳之忠、

终不能自列。

拳拳、忠谨貌。列、陈也。

因为诬上、卒从吏议。

吏议以为诬上、天子终从其议、定为宫刑。

家贫货賂不足

以自赎、法可以金赎罪、而  
迁无金可以自赎。交游莫救视、左右亲近、不为一言。观家贫货赂三句、则知史迁作  
货殖游侠二传、非无为也。身

非木石、独与法吏为伍、伍、对  
也。深幽<sub>陵</sub>、图固、固语、之中、图固、狱也。谁可告愬者。此

真少卿所亲见、仆行事岂不然乎。已上详叙  
自己。李陵既生降、颓其家声、而仆

又<sub>是</sub>但<sub>是</sub>之蚕室、但、次也。养蚕之室温而密、腐刑患  
风、须入密室乃得全、因呼为蚕室。重为天下观笑、悲夫悲夫、事未易

一二为俗人言也。一二、谓委曲也。言陵与己事、俱不能委曲向俗人说、谓俗人  
不知也。○此段总结上两段、下乃专叙己所以不自引决之意。仆之先、非有剖符丹

书之功、汉初功臣剖符世爵、又论  
功定封、申以丹书之信。文史星历、近乎卜祝之间、迁父为太史、掌知天文、  
律历、卜筮、祠祝之事。固主上

所戏弄、倡优所畜、流俗之所轻也。不为天子所重、  
故为流俗所轻。假令仆伏法受诛、自引  
决。若九

牛亡一毛、与蝼蚁何以异、而世俗又不能与死节者次比、特以为智穷  
罪极、不能自免、卒就死耳、何也、素所自树立使然也。挽一句指仆之  
人固  
先以下言。

有一死、死或重于泰山、或轻于鸿毛、用之所趣<sub>同</sub>、异也。彼此忖量、轻重较  
然、结上生下。太

上不辱先、其次不辱身、其次不辱理色、义理、其次不辱辞令、言辞、其次

诎体受辱、诎体、长跪也。其次易服受辱、易服，着赭衣。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、关木、杻械也。索、绳也。箠、杖

荆也。也。楚，荆也。其次剔毛发嬰金铁受辱、剔毛发、髡也。婴、绕也。婴金铁、鉗也。其次毁肌肤断筋、宫刑腐臭、故曰腐刑。○历借不辱受辱者、以形己之极辱、文字奇丽而瑰玮。其次肢体受辱、

最下腐刑极矣。最下腐刑极矣。士节。○曲一笔、言此是太始之言、非今日之谓。传曰、刑不上大夫。此言士节

不可不勉励也。上大夫有罪、则赐自杀、不致加刑以辱之、所以励士节。○曲一笔、言此是太始之言、非今日之谓。猛虎在深山、百兽震恐、及

在槛阱之中、槛、圈也。穿地为坑曰阱。摇尾而求食、积威约之渐也。其威为人所制约、故渐积至此。○引起。故士有画

地为牢、势不可入、削木为吏、议不可对、定计于鲜也。鲜、明也。未遇刑自杀为鲜明。士之励节如此。今交

手足、受木索、暴肌肤、受榜榜、击也。幽于圜还、墙之中、圜、墙也。当此之时、见狱吏则头抢地、抢、突也。视徒隶则心惕息、警惕而喘息。何者、积威约之势也。

及以至是言不辱者、所谓强颜耳、颜。勉强厚受辱。曷足贵乎。以上叙已且西伯、文伯也、

拘于羑里、羑里、殷李斯、相也、秦始皇相。具于五刑、先行墨劓剕宫、而后大辟、故曰具五刑。淮阴、王也、

受械于陈、韩信为楚王、人有告信欲反、高祖用陈平谋、伪游云梦、信谒上于陈、高祖令武士缚信、载后车。至洛阳、赦为淮阴侯。彭越张敖、南面称孤、系狱

抵罪、彭越、梁王。高祖诛陈豨、征兵于梁、越称病、上捕之、囚于洛阳。张敖嗣父耳为王、人告其反、捕系之。绛侯诛诸吕、权倾五伯、囚于请室、

绛侯周勃、诛诸吕、立孝文、权盛于五伯。后有告勃谋反者、遂囚于请罪之室。魏其、大将也、衣去声赭者、衣、关三木、魏其侯窦婴。坐灌夫骂丞相田蚡不敬、论弃市。赭、赤色。罪人之服。关、穿也。木在颈及手足、杻枷械也。

季布为朱家钳奴、布为楚将、数窘汉王、楚灭、高祖购求布千金、敢舍匿者、罪三族、布乃髡钳之鲁、朱家卖之。灌夫受辱于

居室、丞相田蚡娶燕王女为夫人、太后诏列侯宗室皆往贺、颍阴侯灌夫怒骂之、坐不敬、乃系于田蚡所居之室。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、声闻邻国、及

罪至罔同网、加、罔、犹法也。不能引决自裁、在尘埃之中、古今一体、安在其不辱

也。历引被辱古由此言之、勇怯、势也、强弱、形也、审矣、何足怪乎。言勇怯强弱、皆缘形势顿殊、原无定体、人自证。

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、以稍陵迟、至于鞭箠之间、乃欲引节、何足怪乎。

自古以来、疑、则至鞭箠、欲引节自决、不亦远于知几乎。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、殆为斯不亦远乎。

言人不能早自裁决、以出狱吏绳墨之外、而稍退

斯不亦远乎。

此也。找转刑不上大夫句。○以上言不必引决，乃更有所欲为。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、念父母、顾妻子、

以下言已之不引决，乃更有所欲为。

至激于义理者不然、乃有所不得已也。

言激于义理者，则不贪生念顾，义不得已也。

今仆不幸早失父母、

无兄弟之亲、独身孤立、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。

言父母兄弟已丧，无可念矣。视我于妻子何如哉，言何足顾也。

且

勇者不必死节、怯夫慕义、何处不勉焉。

死节要归于义，何尝论勇怯。

仆虽怯懦欲苟活、亦

颇识去就之分矣、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。

跌宕。

且夫臧获婢妾、荆扬淮海之间、呼奴

犹能引决、况仆之不得已乎。

应上不得已。○再跌宕。

所以隐忍苟活、幽于粪土之中而

不辞者、恨私心有所不尽、鄙陋没世、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。

凡作无数跌宕，方说出作史记本意。笔势何等。

纡回、何等郁勃。古者富贵而名磨灭、不可胜升、记、唯倜傥、傥非常之人称焉。

倜傥、卓异也。○先虚提一笔。

盖文王拘而演周易、崇侯谱西伯于羑里。西伯演易之八卦为六十四。仲尼厄而作春秋、

孔子厄于陈蔡，还作春秋。

屈原放

逐、乃赋离骚、屈原为楚怀王左徒，上官大夫谗之，被放逐，乃作离骚经。左丘失明、厥有国语、失明，谓无目也。孙子膑脚、

兵法修列、孙膑与庞涓俱学兵法、涓自以为能不及膑、乃阴使人召膑、至  
则刑断其两足而黥之。膑、刖刑、去膝盖骨。人因呼为孙膑。  
**不韦迁蜀、世传吕览、**秦始皇迁吕不韦于蜀、于是

著书、以为八览六论十  
二纪、名吕氏春秋。 韩非囚秦、说税、难孤愤、  
韩非、韩之公子也、入秦为李斯所毁、下狱。非先曾著孤愤说难十余万言。 诗三百篇、大

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倒句。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、不得通其道、故述往事、思来者。述往古兴亡贤愚之事、思来者以作戒也。○三句总承上八句说、此广引被辱著书之人、以发作史之意。

乃如左丘无目、孙子断足、终不可用、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、思垂空文以自见。独复引左氏孔子等、以其废疾与已同、因遂言著书、宜与之一例也。 仆窃不逊、近自托于无能之辞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、略考其事、综其终始、稽其成败兴坏之纪、上计轩辕、黄帝。 下至于兹、汉武。 为十表、本纪十二、书八章、世家三十、列传七十、凡百三十篇、亦欲以究天地之际、

通古今之变、成一家之言。草创未就、会遭此祸、惜其不成、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。忍一时之辱、而重万世之名、立志诚卓。 仆诚已著此书、藏之名山、藏于山者、备亡失也。 传之其人、

通邑大都、传之同志、广之邑都。则仆偿前辱之责、虽万被戮、岂有悔哉。

史迁深以刑余为辱、故通篇不脱一辱字。此结言著书偿前

辱、聊以自解。然此可为智者道、难为俗人言也。

回应前文、关锁紧密。且负下未易居、负累之下、下

流多谤议、下流、至贱也。仆以口语、遇遭此祸、重为乡党所戮笑、以污辱先人、

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。虽累百世、垢弥甚耳。是以肠一日而九

回、居则忽若有所亡、出则不知其所往。每念斯耻、汗未尝不发背

沾衣也。言如此便应逃遁远去。身直为闺阁蛤、之臣、宁得自引深藏岩穴邪、故且从俗浮

沉、与时俯仰、以通其狂惑。闺阁臣、阉官。引、出也。狂惑谓小人。言所以不得逃遁远去、只因久系闺阁之臣、故不得自主耳。岂真得位行道哉。今少卿乃

教以推贤进士、无乃与仆私心刺辣、谬乎。刺、戾也。○此书大旨、总是却少卿推贤进士之教。故四字为一篇纲领、始终亦自相应。今虽

欲自雕琢曼万、辞以自饰、曼、美也。无益于俗不信、恐益为俗人所不信。适足取辱耳。要之

死日然后是非乃定。言死后名誉流于千载也。○直应上本末未明句。书不能悉意、略陈固陋。谨再拜。

此书反覆曲折、首尾相续、叙事明白、豪气逼人。其慷慨嘆歌、大有燕赵烈士之风。忧愁幽思、则又直与离骚对垒。文情至此极矣。大